

从「被褥、脸盆、暖壶」到「电子书、按摩仪、平衡车」
大学开学「三大件」折射七十年变迁

新华视点

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(记者舒静、宋佳、李嘉瑞)高校开学季即将到来,51岁的李佳兴冲冲准备给刚考上大学的儿子购置生活用品,但都被婉拒了:基本用品学校都配齐了,“快递也很方便”,没必要大包小包带很多东西。

李佳很感慨,上世纪80年代初,他带着脸盆暖壶,提着沉重的行李,从海南乡下用了3天才抵达武汉的大学。他听叔叔——一位50年代的大学生说,当年上大学,他背着铺盖卷,拎着母亲手缝的布袋,里边就装着几件打补丁的衣服。

天猫最新数据显示,除了手机、电脑和平板之外,2019年大学生的开学行囊里又增添了“新三样”:电子书、按摩仪、平衡车。

从生活必需品到时尚消费品,新中国成立70年间,大学生入学装备发生巨大变化,折射着时代的变迁。

“三大件”:几代大学生迥然不同的入学记忆

1964年,福建学生李德坚第一次离开家乡,坐了48小时的火车,几经辗转来到清华大学。彼时,他随身只带了一个藤条箱,里面装着几件从高中就一直穿着的旧衣服。

上世纪50至70年代,社会经济水平不高,大学生入学行囊以生活必需品为主。“被褥、脸盆、暖壶”是常见的开学“三大件”。

到了80年代中后期,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繁荣,大学生的入学配置也有了新变化。对于追赶“时髦”的年轻人来说,钢笔、手表、收音机成为新的“三大件”,一些不常见的小电器备受追捧。

1985年入学的杨萍回忆,“那会儿‘随身听’是奢侈品,我有个日本的‘随身听’,全班同学都抢着借”。

进入90年代,中国经济、科技发展日新月异。1998年入学的谢先生说:“传呼机从数字显示到汉字显示,只要有新花样,父母就尽量给孩子装备。”

2003年入学的李晶说,对于不少“80后”大学生来说,手机、电脑、MP3是最常见的“三大件”。她记得大一时买了台摩托罗拉手机,但只能发短信和打电话,仅有

的游戏是贪吃蛇和俄罗斯方块。

近两年,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开始集中踏入大学校门,他们当中一些家境富裕的群体追求的“三大件”,已超越基本生活需要,转为市场消费潮流的风向标。

时代不断变化,对大学生活期许各不相同

纵观70年入学装备的演变,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。

——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少,个性化用品越来越多。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的王健华记得,进入校园看到很多人拿着网兜,里面装着脸盆、毛巾,“当时大家穿着都一样,生活水平也都一样”。

而如果打开2019级大学生的行囊,则会发现各种可能:公仔、画具、吊床、无人机、投影机、护肤品……淘宝大数据显示,零食、电竞、养生、连衣裙、考研等成为开学网购热搜,而且需求呈现日益多元化、个性化的特点。

——行李越来越小,装备越来越贵。1985年,杨萍坐火车上大学,从内蒙古到北京再转至西安,一共花了36个小时。仅行李箱大概就有三四十斤,还不包括托运的被褥。

而对于不少2019年新生来说,“空手到”和“开学寄”已成为开学季的打开方式,一方面是发达的网购、物流提供方便;另一方面,学校的管理不断升级,为学生提供了统一的基本生活用品。

今年入学的王一冰仅准备了一个行李箱,装着应季衣物、电脑、护肤品。至于收纳箱、床单等生活用品,她都是到校后购置的。

开学用品正变成具有仪式感的礼物,有的家庭投入不菲。2019年天猫开学季数据显示,要配齐手机、电脑、平板的“老三样”和电子书、按摩仪和平衡车的“新三样”,上万元的花销稀松平常。

随身携带的物件,也印刻着几代大学生记忆与情感的烙印。

上世纪50年代上大学的李怀远说,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,是当年青年知识分子共同的追求。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,带着一箱书入学的77级大学生李彬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;80年代上大学的杨萍说,“知识改变命运”是对大学生最铿锵的激励;90年代入学的余维泽说,上大学让我有机会看到更大的世界;今年刚上大学的吴菲菲则说,我想在诸多可能性里,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。

管窥行囊:经济腾飞,社会变迁

从大学生的行囊中,可以透视经济腾飞、社会转型的诸多变化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,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都很低,1949年,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.7元。70年来,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,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升。2018年就达到28228元,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近60倍。李德坚说,当时为了省钱,他每月会有4天不吃菜,“省下来的一块二很管用,可以买笔记本”。那时5块钱攥在手里,能熬一个礼拜,买个西红柿、鸡蛋都得琢磨半天,不敢买”。王健华回忆,“现在可不一样了,谁还会巴巴地数着发工资的日子呢?”

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、副教授严飞说,从大学生入学“三大件”的变化,可以看出我国社会发展的显著变化,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。社会结构的变化,带来的是家长对于教育投资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回报的进一步期待。

70年间,中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。1952年,全国普通高校开始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,当年共录取新生6.6万人。1977年,高考大门重新打开,570万名应考者走入考场,录取率为4.8%。2018年,中国高校招生790.99万人,毛入学率已达到48.1%。2019年预计毛入学率将超过50%,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。

长期从事学生工作的王健华教授说,“现在,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很大,大学生的素质不断提高,个人价值的追求更加多元。”但她期待,“应加强培养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,在不断扩大的国际视野、实现自我的同时,深深扎根脚下的土地,努力回馈社会”。

开学了,听听贫困新生的“喜”与“愿”

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(记者白靖利、沈洋、袁汝婷)从8月底开始,各地陆续迎来开学季。贫困新生们能否顺利入学,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新华社记者在云南、湖南、江西走访发现,从小学到大学,各地均为贫困生建立了完善的帮扶政策,确保学生不因贫失学。同时,好好学习、取得好成绩也成了孩子们共同的心愿。

他们展望未来

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大一新生杨杰清楚地记得,来报到的时候,家里只剩下一万多元。好在有了8000元的国家助学贷款,解决了学费和住宿费,让杨杰和父母都松了一口气。

杨杰来自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,尽管父母都只有小学文化,但杨杰从小就严格要求自己,成绩优秀。

云南大学优美的校园环境、和善有爱的老师同学,以及美味实惠的饭菜,让杨杰很快喜欢上了这里。杨杰给自己树立了目标,“首先是在自己努力下上研究生,二是我的性格比较内向,希望多参加社团和课外活动,锻炼交际能力。”

马娟是云南大学生态学与环境学院的大一新生,学的是自己喜欢的生态学专业。

马娟来自云南省镇雄县,父母工作收入不稳定,家里还有一个上职高的哥哥和上高中的弟弟,长期以来,三个孩子的教育成为家庭最

重的负担。国家助学贷款让马娟大学期间不用再为学费发愁,“我感觉自己比较幸运,云大食堂的米线只要两块二,比高中还便宜。辅导员对我也很关心,这些都让我感到很开心。”

云南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李玉兰介绍,目前云南大学已经实现了贫困生助学金全覆盖。“每位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学生都能享受每年3500元的国家一等助学金,加上国家、云南省政府、校级奖学金,以及近20项社会奖助学金,另外校内还有近两千个勤工助学岗位,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。”李玉兰说。

他们心怀感恩

对于南昌十中经开校区高一新生李胜京来说,过去两年,命运之神一直在考验他和他的家庭。两年前,李胜京的父亲离家出走,全家仅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,同年他母亲被确诊为癌症。家里不仅没有了收入,母亲的第一次手术就花光家里所有积蓄。

在得知李胜京的情况后,学校师生为他捐款62890.3元,这让李胜京全家非常感动。今年中考,李胜京取得了685分的优异成绩,超过南昌十中经开校区录取分数线70多分,但他本可以上南昌市分数线最高的中学,但还是选择继续留在本校上高中。

南昌十中经开校区教务处老师易凯说,学校将按照相关政策对李胜京进行学费减免

和生活帮扶,并为他申请最高等级的国家助学金。“三年后,我要以优异的高考成绩感恩学校的关心和帮助。”李胜京说。

与李胜京一同心怀感恩的还有严佳饶。这位15岁的姑娘坦言:“如果没有国家的教育扶贫政策,我可能已经和村里的姐妹们外出务工了。”

严佳饶来自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华坛山镇姜村,父母均已年过六旬。加上父亲的脚受过伤,干不了重活,一家人的收入全靠种地,日子过得十分紧张,她家被当地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。

初中三年,严佳饶每个学期都可以享受625元的寄宿生补助。今年中考,她以优异成绩考上广信区第二中学。广信区教育体育局局长马焕斌告诉记者,学校将免除严佳饶的学费,并为其申请国家助学金,每个学期可以获得1250元助学金。

“知识改变命运,感谢党的好政策,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,我一定努力学习,不仅要考上大学,还要读研究生。”严佳饶说。

他们萌发梦想

“我想当发明家!”“我长大后要当画家!”“我想当警察”……在离县城40多公里的湖南邵东县灵官殿镇公田小学,一场为小学一年级新生贫困儿童举办的爱心援助正在进行。当志愿者们问起受助孩子的

梦想时,稚嫩的童声里满是对未来的期许。

暑假期间,城区二小志愿者服务协会会长吴勇听说孩子们就要上学了,尽管孩子们已经享受了“两不愁三保障”相关政策,仍决定用爱助力他们追逐梦想。拿到了新书包、新文具的孩子们,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

2009年11月出生的刘宇清患上了脑瘫,不会走路。湖南省新化县康复按摩医院先后三次无偿接收小宇清住院,安排主治医师医治,一位企业家决定每月为他资助1000元。如今,小宇清一天天好转,已经能站立迈步行走,并学会了读书写字。

9月1日,刘宇清成为湖南省新化县洋溪镇潮头希望小学的一名一年级新生,全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。“在好心人的帮助下,弟弟身体比以前好多了,也可以顺利上学了,我们很高兴。希望他好好读书,在学校学习顺顺利利,让爸爸妈妈安心。”刘宇清的姐姐刘翠果说。

记者了解到,作为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,刘宇清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后,将享受到每年1000元的生活补助,在三至六年级,还将拥有免费的教辅资料。

2019年春季学期,湖南省义务教育阶段资助农村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约76万人,共发放资助资金约4.1亿元,义务教育精准资助为教育脱贫提供了坚实保障。

(上接1版)汽车气门嘴、排气系统管件、胎压监测系统……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零部件领域,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做到了全球前三。尽管受贸易摩擦影响,清关税费和物流成本均有所上升,但保隆科技并不慌乱。保隆科技技术中心总监尹术飞说,在贸易摩擦背景下,来自美国的订单并没有减少。“因为我们的产品虽小,但质量和技术过硬,客户粘性很高。”

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这样快速的发展

企业开拓创新主要靠自己。政府职责是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,为高质量发展引擎增添更多的“燃料”。对于营商环境的优化,上海近两年来一以贯之、一路升级。

在上海,刚刚开业的美国会员制仓储连锁超市开市客(Costco),开业当天因为人流量过大被迫“停业”半天。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,是吸引跨国企业进驻上海、加码中国的重要原因。就像专家说的,开市客被“挤爆”或许不是常态,但中国消费者对于高品质产品的巨大需求肯定是常态。对于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,企业会用脚“投票”。

吸引外企的不仅是中国市场,还有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。不到一年的时间,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完成了厂房建造、设备进场和安装调试,为年底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“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这样快速的发展,中国就是未来,未来是非常令人激动的。”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由衷地表示。

营商环境没有最好,只有更好。在上海的基层,今年以来“小白包会议”(错过了饭点啃面包)、“站立式办公”(在企业车间里召集相关部门商议)蔚然成风,各级干部加班加点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。

上海市负责人在一些面向全市的大会上提出,将努力把个别项目落地时展现的“上海速度”,在面上复制推广。让“个案”变“常态”,优质政务服务成“惯例”。

吸引中外人才在新片区的热土上成就人生价值

一辆外表与众不同的卡车,连驾驶室都没有,电池箱就放在车头,外面还可以实时显示剩余电量——这台名为Q-Truck的无人驾驶电动重卡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临港展区甫一亮相,就收到了“弹眼落睛”的效果。

“这款车已经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,未来将在国内的港区、码头率先商业化落地。”西井科技创始人谭黎敏说。

无人驾驶,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打出的产业“新名片”。除了对区内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企业实施15%的所得税优惠,上海市政府近日还提出,建立新片区专项发展资金,5年总计出资不少于1000亿元,统筹用于新片区内各类型扶持、创新创业、人才引进和基础设施建设等。

建设上海自贸区新片区、启动科创板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,是首届进博会期间中央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。“三大任务加一大平台”,将帮助上海积极迎接各种挑战,构筑这座城市新的战略优势。

细数三大任务,科创板已经顺利开板,近30家企业上市,企业募资逾400亿元。长三角一体化稳步推进,三省一市共建强劲活跃增长极。刚刚落地的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,正在紧锣密鼓落实总体方案要求。

干事创业,关键在人。对人才的吸引,对人才发展环境的重视,贯穿于上海落实国家战略的全过程。“新片区的一大政策突破是人员从业自由,将在境外人才出入境、停居留以及国内人才落户、购房等方面提供最便利、最周到的服务,吸引中外人才到新片区安家落户、安居乐业,在这片热土上成就人生价值。”上海市政府在副本秘书长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芝松说。



“最美乡村小学”开学

▲8月31日,淳安县富文乡中心小学一年级新生奔跑在校园跑道上。当日,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富文乡中心小学迎来开学典礼。富文乡中心小学拥有阁楼城堡造型、五彩斑斓的校舍,被网友誉为“最美乡村小学”。

新华社记者徐昱摄

儿子,爸爸背你上大学

18岁的张连川把胳膊搭在父亲张玉坤的肩上。父亲攥住儿子的双臂,稍一躬身直起腰,便熟练地将张连川背在身后。父亲将儿子的双手挽在胸前,轻轻掂了掂背,随后一步一挪走下台阶、迈出了院门……

对这对父子而言,他们早已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背起。但张玉坤知道,在过去六年时光里,在一次次背负中,自己身患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症的孩子,从初中生变成了高中生。今年高考,张连川更以优异成绩被山东大学录取,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。

“高兴,值得!”张玉坤说,只要孩子愿意继续求学,无论未来多远,他都乐意背着他孩子接着走下去。

88级台阶铺就的求学路

张玉坤、张连川父子的家,位于山东潍坊青州市云门山街道的南崖头村。在一排排院落里,这个家就是其中普通的一户。走进堂屋,迎面的墙上贴着三四张“三好学生”奖状。墙角的电视柜上,放着几张全家福照片,还有一张一家三口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。照片里,张连川斜倚在父母身前,背后是天安门城楼。

“那是2012年7月,带着孩子去北京看病时拍的。”张玉坤说,经过检查,孩子的病最终被确诊为“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症”,“医生说,对这个病没有特效药和治疗手段。孩子的肌肉因为吸收不到营养,会逐渐萎缩。”

“在班里,连川始终排在前五名。乐观与要强,是他给我们的最深印象。大家从心底佩服他。”张连川的班长孙国山说,为了避免上厕所带来的不便,张连川有时一上午都不喝水。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,张连川并不像成年人手臂粗小腿让他再难凭借自己的力量站起来。

于是,张玉坤就担负起日常接送孩子上下学的任务。每天清晨五点半,张玉坤喊儿子起床洗漱,吃早饭,再骑电动三轮车赶在6点半前把儿子送到学校。他将电动三轮车停在教学楼下,再背起儿子一步一爬上爬上,把张连川放到教室座位上,安顿好,然后就往家里起。

这时候,妻子张明霞正在照顾家里九十多岁的老人的起居。简单收拾一下后,她还要抓紧时间赶到附近早市,售卖前一天晚上蒸好的粽子。一个粽子卖两块钱,去掉物料成本还能赚五六毛钱。天冷时,一天能卖掉100多个粽子,赚个六七十块钱。这就是一家人主要的收入来源。

“其实最难的时候,就是背着孩子上楼了。但既然孩子愿意学,咱就得支持他。”每天的早晚和中午,55岁的张玉坤都要接送孩子上下学,一天下来就要在教学楼一层与四层间往返四趟。在高考最为关键的高三,无论风霜雨雪,张玉坤都没有让孩子错过一次课。

当被问到背着儿子上楼要走过多少级台阶时,张玉坤不假思索地说:“一共88级台阶,4个拐角。心里倒数着台阶,爬起来就不那么累了。”可实际上,他的左腿同样患有残疾,即便走在平路上也不由得一瘸一拐。

当被问到背着儿子上楼要走过多少级台阶时,张玉坤不假思索地说:“一共88级台阶,4个拐角。心里倒数着台阶,爬起来就不那么累了。”可实际上,他的左腿同样患有残疾,即便走在平路上也不由得一瘸一拐。

<p